

鄧家彥口述革命珍聞錄

中外雜誌慶祝開國六十週年大慶，廣向各方徵集革命時期，開國前後軼聞軼事，藉奮揚前烈，激發士氣民心，兼為國家民族保存珍貴史料，以主事人用心之苦，功力之勤，其成獲之豐碩，不卜而知。當開國人豪，本黨先進鄧家彥先生之逝，筆者承其至戚謝毓川君囑撰墓誌銘稿，愧以公忙始終未予報命，至今每一思及，輒為汗顏，乃借中外徵稿之便，就鄧丈歷年所述之種種革命珍聞，開國史實，而為外間所未之聞者，整理成篇，或為中外讀者所樂於一閱。

國璽之玉綠色印章

揮塵雄談劍氣騰，少年曾翊漢中興。兩朝勳贊今高密，五卷吟編老杜陵。草檄情懷空俯仰，揚鞭影夢任銷凝。蓬萊此日聊為隱，陋巷貧居樂枕肱。

知權達節自矜持，天地為廬寄一枝。閱世偶然添白髮，騁懷聊以寫烏絲。風雲不變猶迴夢，心跡雙清不入時。我似渭陽多孺慕，亂離還許共驅馳。

我和鄧家彥（孟頌）先生重晤臺北，是在四十三年大韓民國駐華大使金弘一邀宴的席間。因為韓國大統領李承晚八十晉一華誕，在于右老賈景德梁寒操先生等倡導約集之下，共有百人獻詩祝嘏，韓國政府為了表示答謝之意，故有該次宴會之舉行，地點在臺北市青島東路婦女之家，宴畢，觀賞韓國新聞片。我因抵達較晚，坐在最末的席次，而主人又已來至餐廳，不便東張西望，以故直到散離時，才得與鄧先生相遇。這真出我意料之外，要不是他告訴我二年前已返回臺北，我還以為他一直停留在美國呢！過了不久，我到永康街寓所去看他，蒙贈其吟稿「一枝廬詩鈔」。數日後，我寫呈前面的兩首律詩，鄧先生看了非常高興。

鄧先生和我的關係建立在他的外甥羅氏昆仲之上，他的五叔鴻儀公，清末游宦成都，鴻儀公長女于歸謝氏，次女則于歸羅氏。鄧先生在東渡日本參加同盟會之前，曾自桂林來蓉依其五叔，一住兩年，與堂姐妹間相處至洽，而我的盟弟羅

●姚 蒸 民●

世勳則為羅氏長子，世勳之弟世烈則又為我在中央大學政治系之同班同學。論關係，我應該稱鄧先生為大舅，但我仍然從俗稱他一聲老伯。

抗戰期中，鄧先生寓居重慶郊外數十里的歌樂山。當時雖然擁有國民政府委員，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，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委員的頭銜，生活仍是十分清苦。羅氏昆仲曾數度邀我趣謁，均因屆時恰好有事作罷。鄧先生除出席國家重要會議之外，經常在家中讀書，偶爾也到山洞國府主席林公官邸聊天，或是在家會晤一些遠道來訪的朋友。記得有一次世烈弟自歌樂山歸來，談到馮玉祥做了一首「丘八詩」寫贈鄧先生，並請鄧先生批評指教，這首詩的內容是：「瓶內一枝花，你愛他，我也愛他。大家都去打日本。」鄧先生看後感到啼笑皆非，但也只好連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很有新意！」同時並叫世烈掛在牆上。世烈一面講一面表情，引得我也不禁大笑起來。

勝利還都，鄧先生的寓所在南京城內的天目

路。此屋曾經一度爲日軍官佐佔用，留下倭刀一把。每當風雨晨昏，鄧先生多親此而追憶其客東京時事，又或叩刀而歌，以抒積感。開會讀書之暇，偶亦取其綠玉印章摩挲不已。據云：國民政府成立之初，有人呈獻和闐綠玉一大塊，作爲雕鐫中華民國國璽之用，中心正方形以外之各邊小塊，由玉工琢爲小印章若干方，當時之國民政府委員每人均得有一方，云云。鄧先生返天目路寓所後，僅住年餘，即於三十六年間三度赴美，攻讀博士學位，並同時秉承政府指示政策，促進中美邦交，爭取美援。是年，鄧先生已六十四歲。

國父面允完其心願

鄧先生赴美前，我曾隨同世勳世烈兩弟拜謁一次，深覺其人聰敏出衆，賦性敦厚，器識恢宏，望之雖若恂恂儒者，而言談之間，仍不掩其英華洋溢之氣。是以印象至深，故能於六七年之後，在韓國大使宴會中，一眼認出。鄧先生嘗語余等曰：「讀書所以明理，明理即應報國。倘不能以其所學，匡濟時艱，造福國家社會，則與不學又有何異？」鄧先生回憶其在東京時，某次集會，部份同志以學校功課未竟，到會稍晚，國父當時大加申斥說：「革命固然需要學問，尤其貴在實際行動，不能同心同德，實際行動，空憑君等一張文憑，能救國乎？什麼留學生不留學生，在我看來都是一樣！如果以留學生自負，高談闊論，只喊口號，不重實際，這種人，我不需要！再說諸君所習所學，真能切合將來國家社會需要，可以造福蒼生的有多少！自己國家的情況認識

不清楚，外人的真正好處未學到，長此以往，國家民族還有救嗎！」鄧先生又回憶其在民國三年第二次赴美，攻讀博士學位時之一段往事。此次係從東京出發，與黃克強先生同船，行前曾向國父請示，國父以目前中華革命黨雖經改組成立，但美洲方面黨務仍想開展，囑鄧先生一面讀書一面宣導黨務，並勉以「讀書不忘救國，救國不忘讀書」之信條。惟民國五年，袁世凱稱帝時，鄧先生即不待學業完成，又偕黃克強先生回國籌謀反對，並謁見國父請示辦法，國父見其歸來甚喜，告以「他日革命成功，我定使汝得償心願，讀畢博士學位。今天萬事莫如救國急，不能再造民國，推翻滿清，換來洪憲，猶之以暴易暴，實在有違我當年倡導革命之本意！深望全體同志，均能認清時代，善體我意，則國事非不可爲！」鄧先生數十年來念念不忘國父訓誡，終期有以償其讀畢博士學位之心願，是以抗戰勝利還都之後，即開始準備三度赴美留學，卒於三十六年間成行。此次係偕其夫人一道赴美，行前將其天目路寓所租與美人某君，得三年租金法幣數百萬元，辦理結匯時，適逢中央銀行日有調整外匯匯率，國府主席令總統蔣公除飭該行從寬結匯外，並贈以贖儀美金三千元，此雖國家之殊恩，亦可見蔣公念舊之德意於一般。

鄧先生返台後，初居永康街，嗣遷住新北投新民路寓所。十餘年來，每逢年節假日及其誕辰，我均前往晉謁祝賀。鄧先生家中很少請過傭人，一切家務均由其夫人親自料理，每次總是留我用膳，膳後暢談學術上有關問題，間亦聽其夫婦

憶述革命時期往事。我因而得以獲知若干革命軼聞，尤其對於鄧先生的生平更有豐富的認識。鄧先生逝世後，其內弟謝毓川君曾約我撰寫一篇墓誌銘稿，送請但植之（蕙）先生核正後，用但先生名義刻碑，立於墓側。我因一直無暇，迄未着筆，實在歉疚萬分。今特就我所知，略加整理，一記其生平事蹟。

名落孫山另有掌故

鄧先生於民國前二十九年癸未，誕生於桂林。曾祖父培綬公中式舉人，歷任陝西富平宜均知縣，祖父錫嘯公中式翰林，任湖北宜都知縣，均有政聲。父慶森公，無科名，在家設帳授徒，爲當地飽學之士。先生十二歲而孤，賴其聰穎過人，力學不倦，得以成立。幼年讀「揚州十日」、「嘉定屠城」等書，憤慨非常，已啓排滿之初念，嗣先後就讀於桂林培風書院及體用學堂，得山長唐景崧之啓迪與同學馬君武之砥礪，學問大進。此時曾閱讀王船山「黃書」、「噩夢」及譚嗣同「仁學」之類，深受刺激，遂又啓其澄清天下之思想。其間並以嚮往「維新」，致爲校方記過，留堂察看；族人知其事者，責以大逆不道，先生憤而取祖先木主牌位投之廁所，與馬君武走澳門，就讀於儲才學堂，是年庚子，先生十五歲。旋以學費不繼，回桂轉湘，依四叔祖某，繼又入川依五叔鴻儀公，並考進四川高等學堂就讀。在川兩年，勤學奮發，鴻儀公大爲稱許，然不久即於桂林來人處聞說先生在家往事，復又嚴加斥責；適先生亦以其不時批評朝政，言論過激，懼其不免

累及鴻儀公，於是東渡日本。既抵，賴其姊丈謝子厚照應，以寫作收入，半工半讀。不久，與蜀人黃樹中（號復生，後與汪兆銘謀炸清攝政王不克被逮）、吳鼎昌、陝人康寶忠（心孚）等組織革命團體，每逢星期日晤面，凡留學界中談革命講道德有犧牲精神者，即與之團結，然為防範奸細混入，故人數始終只有一二十人。當時留東各省學生（甘肅無留學生，同盟會成立之初，僅有十七省人士者以此），均紛紛組織革命團體，而以華興會領袖黃興（克強，原名黃軫）最孚人望，先生亦與之時通聲氣。後不久，遇馬君武。馬君武曾一度為康有為之學生，但政見方面則非保皇黨派人士，而實係倡導革命之孫派重要分子。二人相遇後，馬即遷往「明光館」與先生同住，約兩星期後，馬詢先生知否有位革命大家要來？答以不知，反詢為誰？馬告以係孫逸仙博士。先生聞知，雀躍萬分，亟願來日趨見；蓋其早已耳聞國父鴻名，並接其四川高等學堂同學孔慶徽者自比利時來函稱已「名落孫山」，因之亦深盼其能早日「名落孫山」為快也。數日後，馬君武陪國父至「明光館」，介紹相識，當晚國父於「明光館」住宿，暢談革命抱負，謂不僅要推翻滿清，建設共和，更要倡導社會革命，平均地權。衆人聞言後非常興奮，一致表示決心追隨國父，生死不渝。以故當東京同盟會組設之日，先生等人均立即加入。同盟會分執行評議司法三部，司法部置判事長（總長）一人，判事二人，檢事長一人，選舉結果，先生膺任判事長，宋教仁任檢事長，張繼何天瀚二人分任判事。未幾，

先生回國返蜀，適熊克武但懋辛赴滬創辦中國公學，川中同志約其一面執教一面發展組織，遂先後充任隆昌及成都中學教員，暗中宣傳革命，成立同盟會四川分部，於時加盟者有楊庶堪（滄白）等多人，後以風聲所播，為四川總督錫良下令搜捕，間關逃遁日本得免。其後鎮南關起義，佔領該關三要塞，國父率黃克強胡漢民等親往指揮，先生銜命返桂聯絡蔡鐸等人照應，後起義失敗，赴美，入伊利諾州立大學研習鐵路工程，是為民國前四年事。從此即在僑胞同學間宣傳革命，發展黨務。辛亥秋武昌首義，先生返國，臨時政府成立，任總統府秘書員，嗣膺選為臨時參議院議員，並在上海創辦中華民報，鼓吹共和，宣傳民主。是年先生二十九歲。

六十六歲卒成博士

國父讓位袁世凱後，先生在上海繼續辦報，對袁世凱之唆使暗殺宋教仁及向五國銀行團大借款案，抨擊不遺餘力。二次革命起後，袁世凱捕殺國民黨人名單內亦有先生，惟當時上海係屬租界，袁黨乃控中華民報於英租界捕房，先生被捕下獄，幽禁於提籃橋監所。幸賴國父多方營救，不惜以其所乘汽車交王寵惠變賣，償付辯護律師費用，始得於六個月後獲釋，未為袁世凱所引渡而殺害。出獄後，赴東京，正逢國民黨籌改為中華革命黨，黨人議論不定，多有誤認為滿清既經推翻，則革命已屬成功者，先生秉承國父指示，居中調協，予以促成。是年與黃克強同船赴美，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經濟，攻讀

博士學位。年餘後，聞袁世凱稱帝，又偕黃克強回國，籌謀反對。未幾，袁世凱敗亡，先生赴北京，從事著述，曾與胡適合譯國際聯盟規約一書。次年，國會議員在粵開非常會議，組織軍政府，舉國父為大元帥，南北對立，先生即南返廣州，曾一度協調國父與粵督陸榮廷間政見未成。民國八年春，與美國人柏爾赴北京，籌辦中美通訊社，首先透露北京政府對日借款簽訂賣國條款等消息，於北大學生五四運動之引發，頗有影響。是年國父辭軍政府職，赴滬發表孫文學說及建國方略。次歲，先生曾銜國父命與北京政府商談國是，終以北京政府缺乏誠意，一無結果，隨即赴上海覆命，伴國父回粵籌策北伐大計。民十，先生膺任中國國民黨廣州特設辦事處宣傳部長，首先恭請國父親講三民主義，俾同志一切宣傳得所秉承，同年，國父率師北伐入桂，任先生為最高會議十參議之一，並任為廣西國民黨支部長。十一年六月，銜命赴德，謀求中德間之合作，時為國父廣州蒙難前五日事。後曾一度返粵，謁國父，旋又赴希。十三年中國國民黨改組，當選為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。是年多十一月，國父應段祺瑞邀，北上，主張召開國民會議，行前召先生回國，先生上萬言書，數陳反共救國之道，惜為汪兆銘（精衛）等蘇派所阻，未得上達。

民國十五年，先生在上海創辦獨立周刊，並與章太炎等成立反共救國大聯合，貫徹反共主張。十六年隨李濟齊回粵清共，二十年夏，粵桂反抗中央時，先生雖因此而受牽累入獄，然以心跡

中央執行委員職務。

廿三年元月，國民政府主席林公子超連任，先生亦被推選為國民政府委員，迄至國家行憲伊始，始解除此項職務，前後達十四年之久。其間，廿六年抗日軍興，曾回桂策應，不遺餘力。廿七年中央全會先後在漢口及重慶舉行，亦多獻替。廿八年視察廣西戰區黨政軍事，回重慶後，兼膺中央常務委員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委員，均能竭盡忠誠，彌多擊刺。勝利還都，於三十六年第三度赴美留學，並秉承政府指示以促進中美邦交及爭取美援。三十八年在林肯大學以闡揚五權憲法之英文著作“A Government of Quintuple by Constitution”一書，榮獲哲學博士學位。嗣仍在美促進國民外交，並鞏固僑胞之向心力。四十一年夏，奉召返臺，任中央評議委員及總統府國策顧問。五十五年三月十八日病逝榮民總醫院，年八十有四。

鄧先生在五十三年夏天，住入榮民總醫院治療高血壓、牙痛及肝病，其夫人鄧蘭馨女士每日自新北投寓所搭公路局班車前往石牌照料。至同年冬，鄧先生病況時起變化，鄧夫人乃在醫院寄宿。十一月初旬某晚，入浴，暈倒浴室，數小時後始為護士發覺，經醫師急救，終以腦溢血及心臟病併發不治。歿後，親朋均不敢為鄧先生言，直至出殯以後，始轉告之，鄧先生悲痛逾恒，不及兩年亦告病逝，與其夫人之先殯，關係甚大。鄧夫人與先生在民國六年五月間結婚。其父謝公鴻猷、母馬秋儀女士，均為當年留日學生前

輩，亦均為同盟會會員，其母在日本時並與秋瑾烈士為摯交，返國後，夫婦二人變產興學，鼓吹革命，策應山東舉義，幾為清巡撫孫寶琦所給而捕殺，事見章太炎撰謝君馬夫人六十壽序。謝公在革命時期，與徐鏡心（子健）丁惟汾（鼎丞）並稱為齊魯之英，入民國後，功成不居，自安恬退，故舉世知其人者甚少。

想當年同作紫微郎

鄧夫人健談吐，性情豪爽，視我如其外甥，關懷備至。論關係應該尊稱為舅母，但我仍從俗以伯母稱之。就我所知，數十年來治理家務有條不紊，對鄧先生的生活情形及身體健康，極為注意，每遇病痛，均予延醫治療，無如鄧先生收入一向僅有鴿俸，最多時不過每月新臺幣一千六七百元，維持家用而外，殊難應付醫藥開銷。因此，在臺十餘年中，國外帶回之少數美金用完不說，即其一生原本有限的首飾，大都變賣殆盡，就他們的經濟情況而言，有時反不如我，可眞說是老來貧病交加的人了。

我每看他們的時候，總是攜帶少許食品如肉鬆、豆腐乳、燻魚之類，以供佐餐；有時改帶一些舶來品如阿華田、巧克力糖之類，則常以跡近浪費爲由，將我責斥一頓。只有鄧先生八十大慶那年，我送去六色禮物，沒有挨罵，據說有好些老朋友送的禮物比我還多，相形之下，我還是較能尊重他們一向節約主張，因此，不但沒有挨罵，反而在看了我做的三首祝壽詩之後，一再連說：「太好了，我真希望能有那一天哩！」我的詩

是這樣寫的：

偕老樂琴書，携家傍海居。江山前度夢，風雨一枝廬。閱世心猶壯，弘人道未紓。頗聞歌弔伐，不是獻身初。

肅肅復雍雍，元肱一代崇。名猶高日下，身豈老山中？志業推前輩，宗邦念大同。深慚生也晚，際會不如公。

更有舅甥誼，能無祝嘏詩？人皆歌德業，我獨頌期頤。極婺輝同皎，冰霜節互持。由來仁者壽，定見太平時。

第二天晚上，我去暖壽。這時，王岫老（雲五）已派人送來一個鏡框，上面有他親筆寫的一首律詩：「當年同作紫微郎，開國長懷共廟廊。歷劫今猶存五老，逢辰端合獻千觴。公因積學名能盛，天與遐齡日正長。想得收京重祝嘏，相期感酒放風樞。」鄧先生指着「歷劫今猶存五老」一句對我說：「當年在臨時大總統府作秘書的人，現在的確僅有王雲五先生但蕭先生和我等五人！」言下不勝唏噓之感。

鄧先生雖然年過八十，但仍然腰直步健，視聽清楚，而且兩目炯炯有光，這是他一向善於養生的原故。因為數十年來，晨昏起居作息，大多有其定時，深得澹泊寧靜之要，除參預重要會議前後，竭盡其智思，以期能有所獻替而外，日恒以讀書爲樂，間亦吟詩撰文或寫字，此外便是與朋友聊天了。平居喜着長袍，很少穿西服，頭上總是戴一頂藍色毛線的小平帽，用以保護頭頂，據說這頂小帽還是抗戰初期由其夫人親手編製的呢！再有便是身上經常佩着一個綢質的香荷包，

這也是由其夫人在每年端午節親手縫製的。記得有一年我在端午節前去看他們的時候，蒙贈一個，迄今我仍然保存作爲紀念。

盟弟羅世勳告訴我，說是鄧先生在三十多歲的時候就已禿頂。當年鄧先生被袁黨控告而陷身英租界監獄之際，獄中禁子（獄卒）多爲白俄，彼等習慣使用藥水塗在囚犯頭上，每日洗滌，每日換藥，久之則皮膚受損，頭髮全脫，即不虞囚犯逃獄，縱然逃出，亦可驗其頭頂而輕易抓回，聞此爲帝俄時期之辦法；鄧先生坐牢六月，始被釋放，是以出獄後頭頂全禿，後來雖會治療，亦始終不能使其頭髮再行生長。我曾以此請問於鄧先生，他笑了一下，取下頭上小帽，摩娑頭頂，接着說：「過去的事了，還提它作什麼呢？」

木板坍塌覆清預兆

鄧先生最喜歡回憶東京同盟會成立的經過。據他說：第一次集會時間是在乙巳六月下旬，確實日期已不能憶及。他是由黃克強通知到會的，集會地點在東京赤阪區的黑龍會會所，到會人數大概有六七十人，衆推 國父爲主席。討論團體名稱時，有主張爲中國革命同盟會的，亦有主張者對滿同盟會的，後來大家認爲既屬秘密性質，不如使用中國同盟會爲宜。 國父隨即提出本會宗旨爲：驅除韃虜，恢復中華，創立民國，平均地權；並當場發表演說，約達一小時之久。黃克強提議：「公推孫中山先生爲本會總理，不必經選舉手續。」衆人舉手贊成。簽署盟書並向天宣誓後， 國父至隔壁分別授會員以同志相見之握

手暗號，一是以手指相拉的握手式；二是問答方式，問「什麼事」便答「天下事」，問「什麼人」便答「漢人」，問「什麼東西」便答「中國東西」。如果同一屋內有人不知他是否會員，只須握一下手問一句話，便可辨明了。最有趣的是當 國父與衆人一演習新握手裏，並質以從今而後我們都不是清朝人了的時，該隔壁的後部木板忽然坍塌，聲如裂帛， 國父非常興奮，連說此乃顛覆滿清的預兆！衆人大聲鼓掌歡呼。隨即散會。下月中旬，舉行第二次會議，正式成立同盟會，地點在赤阪區的阪本邸，到會人數已有三百餘人之衆，當日主要工作是通過會章，選舉幹事，我便在這次會議中被舉爲司法部總長，云云。

鄧先生自十五歲那年遠走澳門以後，雖然曾有多次回到廣西，但爲時均甚短暫，故其一生可說是三分之二以上的時間都在外省或國外，因此，他的朋友也以外省人爲最多，特別是川粵兩省的人士。我因爲和鄧先生相識甚晚，相處也只有臺短短的十餘年，對於他的知交朋友僅能瞭解一部份。就我所知在開國人豪中往來較密切的有馬君武、胡衍鴻（漢民）、黃興、宋教仁、居毓崧（正、覺生）、但懋（植之）、田桐（梓琴）、黃樹中（復生）、戴天仇（季陶）、楊庶堪（滄白）、吳鼎昌、康寶忠（心孚）、李肇甫（伯申）、章炳麟（太炎）、蔡子民（元培）、吳稚暉、張人傑（靜江）、葉楚傖、汪東（旭初）、陳世宜（匪石）、丁維汾（鼎丞）、張繼（溥泉）等多人，以及後來加盟國民黨的蘇曼殊，以上只能說是我能記憶的一部份人而已，實際上鄧先

生提到的友人中已有好些人我不能記憶了。在上述這些人中，他最佩服章太炎的國學造詣，認爲是極博大又精深，最欣賞的是蘇曼殊的天才橫溢和放蕩不羈，至於汪旭初陳匪石等人在詞章方面的成就，他也非常欽慕。

蘇曼殊腐乳夾麵包

談到蘇曼殊時，鄧先生告訴我一件趣事。當他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政治經濟之際，恒賈文自給，生活至爲艱苦，蘇曼殊寄他一信，除勸他早日赴法蘭西，較爲易於解決生活問題而外，並告訴他說是上海各國麵包，以法商出品爲最美，可以推想其本國所售麵包必然一樣，不妨大吃特吃，但牛乳則宜少食，因爲近日少年人多喜食牛肉牛乳，結果多半性情類牛，故勸鄧先生不可不慎；如果不食牛肉牛乳，則麵包不肯下咽，可以前往華僑所開的雜貨店，購頂上豆腐乳，紅色的買十罐，白色的購十罐，塗在麵包之上，徐徐嚼之，味道美好無比，如果外國人看見此物，可以直截了當說：紅的是赤玫瑰（Rose），白的是白玫瑰，外國人一聽勢必搖頭歎爲絕品。我問鄧先生曾否照辦，他笑笑說曾嚐試了一下，味道還真不錯呢！

鄧先生治學最爲精勤，博通中外文化歷史，融貫法政經濟科學，而每有其獨到的見解，於中國文學的素養也很精深。數十年來的著述，現有一枝廬詩鈔、民族語源、學錄錄、西詩學述要等行世，其餘部份存放歌樂山和天目路的舊寓，一部份更放在山東煙臺的岳家。至於早年的日記和

總統府用牋

黨國元老鄧家彥致本文作者親筆函

蒸氏仁者有德君子
 予生而為形相收訖
 如惜二甥小孫或一之
 上能之好相多吟詠
 見示為盼幸勿吝
 撰
 鄧家彥
 十月十日

書信，據說也都分存在這些地方，大陸淪陷後可能都不存在了；實在可惜！

我總覺得開國人豪有一個共同特點，當革命的時候，人人奮勇爭先，義無反顧，置生死於度外，不尚空談，專務實際，大有一朝聞道，夕死可矣的作風；而在革命成功以後，無論身在鐘鼎或是山林，皆能端其品節，不苟言行，尤其重視學問之不斷力求進步，當然也有極少數的人是例外。就我親承營效的人來說，如于右任先生、居覺生先生、丁鼎丞先生、鄒海濱先生等，沒有

一個人不是同鄧先生一樣具有前面所說的特點。其中于鄧兩先生，我和他們接觸的機會最多，一位是我從南京起即一直追隨的老長官，對我有特殊知遇之恩；一位是我在臺北除了師長以外唯一的長輩，對我視同子姪，訓勉有加，而且相處也有十餘年之久。他們二人可說是沒有一天丟開書刊雜誌，縱然是科學之類的報導，也儘量設法獲得相當的瞭解，尤其是不耻下問，特別喜歡與青年入接談，態度又是如此的令人和藹可親！我很榮幸，被他們看為「讀書人」，所以接談內容通

常為學術一類，使我受益不少。因此，他們逝世後，我始終懷念風儀不已。

鄧先生

逝世轉瞬就是五週年了。當我提筆撰述本文的時候，原想寫一首詩，做為本文結尾。可是寫到現在仍然想不出適當的詩句，

只好將我在他逝世後所寫的四首哀悼詩，抄來湊數，並用以結束本文。

雲龍風虎應昌期，老不如人少過之。國史為書元輔傳，儒林還重杜陵詩。論功高密侯無忝，紹學姚江派可追。更有亭林身後念，遺編能作帝王師。

歌樂山頭天目路，新民巷口永康街。四處為家皆陋室，平居無客過蕭齋。松梅並著高人節，風雨時侵俠士懷。一瞬滄桑疑是夢，每思開國弔朋儕。

晚歲山居之所歡，無多鶴俸守清寒。盤堆不覺魚蔬少，病起方知首飾完。情到深時忘物我，事從小處見辛酸。白頭相慰同心侶，別後三年厝一棺。

久從盟弟欽風範，敢以如甥叩義方。文字相知勞訂正，宗邦多故勸匡襄。高談病後終難再，默化恩深矢勿忘。生寄死歸非不解，人天永隔總悽愴。

訂閱中外雜誌或購買合訂本請將訂費
 交郵政劃撥第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
 社帳戶或撥電話「七七二四八〇」立
 即接址寄書。



、馨蘭謝鄧人夫其暨彥家鄧長部支西廣黨民國為起右排前，片照史歷貴珍幀一的林桂于攝冬年十國民
。堂易焦、白少陳的一之「寇大四」，人夫孫、父國